

複翅者

這一切只會是幻覺嗎？確認自己變成蝴蝶的幻覺，如此真實的存在，透明的翅膀，生命的鼓動，製成永恆的時間標本。

製成標本的蝴蝶，能不能逃脫死亡的狀態，再度起飛，停在眼前的這朵花上呢？胖虎這樣想著時，才十二歲，他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遇見一隻蝴蝶，通向森林的路徑長滿霍香薊和酢漿草，小白花點綴綠叢，空氣瀰漫神奇香味，這時，胖虎就看見一名老者在招喚蝴蝶。

胖虎禁不住這樣覺得，老者的手勢像樂隊指揮，只差手裡沒有拿根指揮棒。蝴蝶聽話地隨老者的手勢飛舞，但總是慢上半拍。老者的臉頰有兩行圖騰，因而看不出實際的年紀。他突然發現胖虎的注視，轉頭瞪他一眼，胖虎嚇得轉頭離開。

十二歲，還沒有離開取綽號的疆界，名字純供參考，是給爸媽、老師那些蠢大人叫的，他們的友情靠的是叫彼此的綽號，把自己對將來的夢想都藏在綽號裡。胖虎最要好的同學叫做「金銀島」和「小飛俠」。金銀島不姓金，小飛俠一看體形就和飛這回事無法產生聯想，這樣的綽號，全來自他們讀過的童話故事。金銀島一直說有一天他會找到一張藏寶圖，就要坐上船出海去，「你們等著，」金銀島跟他們說，「我一定會出海的，到時候要不要跟著來，就隨便你們了。」

胖虎其實也不比小飛俠重多少，他的臉是比較圓，較有肉，卻一點也不認同這個綽號。胖虎說：「你們再說我胖，我就不回答你們了囉。」其他兩人照叫不誤，還在胖虎騎腳踏車時，在坐墊旁貼上一塊「我是坐墊，我好可憐」標籤，胖虎反應迅速，立刻撕下來，但塑膠坐墊已黏著一層討厭的膜膠。爲了這件事，胖虎三天不跟他們騎車回家。

他們騎腳踏車經過胖虎看見老者的林間，接近空地邊緣，胖虎說起那件事，金銀島說：「嚇，我也看過那個老人，早上他站在池塘邊，一直對著水面呼吸，樣子好像一隻青蛙。」森林的另一頭有戶人家，他們猜想，老者應該是從那裡來的。

這份好奇心一直懸盪，直到像過熟的黃豆發散氣味。有天放學，三人在空地集合，約定要跟蹤老人。三人躲在白楊樹邊，等了差不多一世紀的時間，正要放棄，「等等，」金銀島比了個噓聲的手勢，其他兩人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就看見老者的身影快速移動，像能在風中滑行，他的背後就是安養院的方向。不管是身體或心態上，安養院是孩子們的禁地，從小，老師和大人都不准他們靠近，孩子們也會傳說，說那裡好可怕，那些老人就像蒼白的雕像坐在門口的台階，從日出到日落一動也不動。孩子從附近經過，還有老人舉起手，像幽靈般緩緩的向孩子招手，好像認出什麼人。

「我媽媽說，很多老人到了安養院不久就去世了，」小飛俠有次說道，「所

以安養院旁邊有很多鬼躲著，等著要抓人，我們小孩子最好不要靠近，免得陽氣會被吸去。」

其他兩人聽了這番話，也沒有什麼反應，但小飛俠卻幽幽的吐了一口氣，揮揮手，像要趕跑眼前的鬼：「我老了以後，一定不要去住那裡。」

胖虎用開玩笑的口吻問道：「那你要去住那裡？」

小飛俠說：「我要跟象老了以後一樣，自己走到象的墳場去。」那時，他們一起讀了一本這樣的故事書。

金銀島說：「以後如果你老到走不動，你孫子又不帶你去象的墳場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哼」，小飛俠吁了一口氣，「那我就會打我孫子一頓屁股，那天我跟妹妹吵架，媽媽也揍了我一頓屁股。」

他們躲在白楊樹下，看著遠方的安養院，像看著另一個國度的人民。胖虎內心隱隱覺得，對老人們和這座安養院，他從沒有想要認真的看他們一眼。這座安養院其實並沒有名字，兩層樓的建築，前方有座用籬笆圍起的小花園，老者的影子就是從花園迅速穿過，沒有驚擾到草地上的麻雀，這日他的身邊不見蝴蝶，讓胖虎一時間以為，這會不會又是一種幻覺？

老者終於在森林的空地停住，後頭跟蹤的三人才鬆了一口氣，一路上，他們還是擔心老者一回頭，就會發現他們的舉動。空地，就是他們的地盤了，老者站立不動良久，然後擺動雙手，跳起一段奇怪的舞蹈。他凝目注視前方樹影覆蓋的一段灌木叢，走過去，他們三人這時才發現地上躺著一隻死去的松鼠。老者抱起松鼠，放在空地連接泥土和青草的邊緣，如同是陰陽的分界線，老者開始對著松鼠喃喃說起了話。

躲在林間的三人目睹了這一幕，內心湧出害怕。胖虎說話時，聲音還顯得顫抖：「我知道了，這個老頭八成是山裡溜出來的老獵人，要把這隻松鼠帶回去剝皮烤來吃。」

害怕這種東西，就像躲在心中的影子，越害怕，影子就越龐大。胖虎拉著金銀島，直說：「我們回去吧。」但金銀島卻不理他，看著前方的老者在夕日浸染的一片橘紅色裡，徒手在地面挖了一個小坑「等等，」他恍然大悟，「我知道這老人在做什麼了。」語音轉為低沉，在暮風中幾乎聽不見。

胖虎當然知道，金銀島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，更小時，金銀島的外祖父從部落來他家住過一段時日，還帶他去山裡打獵。胖虎和小飛俠都羨慕金銀島有一個這樣的外祖父，金銀島知道如何挖到樹薯，他會疊土塊造窯，烤地瓜請他們吃，也曾讓兩人大感驚奇地，只用木柴就變出了一盆火。

金銀島那句話沒有說完，胖虎和小飛俠以為他會繼續說下去，但金銀島卻跑出林子的遮蔭，向老者跑去。胖虎嚇了一跳，以為金銀島中了邪，他沒能拉住金銀島，身子跟著離開樹影，跑上空地。金銀島跟老者說了幾句話，老者點頭，金銀島回頭招手叫胖虎和小飛俠靠過去，「這是小飛俠，他以後想當太空人。」金銀島跟老者介紹，「他是胖虎……」

胖虎接腔：「你不要亂叫，你要叫我黑武士。」兩人一聽這個新名號，瞪大眼睛。

「武士啊，」老者緩慢說話，胖虎心裡卻想，還好，原來他會說話。「你長得很壯啊，好啊，在部落裡將山豬殺掉的，還可以第一個吃豬肉的，就一定是你啊。」老者說著話，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個白白的東西，「送給你當禮物啊。」

胖虎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他以為拿在手裡的，只是一種幻覺，卻聽老者說：「這是部落裡送給勇士的禮物，是山豬的門牙。」胖虎一聽是山豬牙，害怕得想還給老者，但又覺得身為一名勇士，實在不能夠這麼膽小，只好一直拿在手上，假裝心裡不怕。

金銀島倒是很羨慕胖虎得到這份禮物，他的眼神流露出心事，卻跟同伴解釋道：「外祖父說，臉上有兩行這種圖騰的，就是巫師。」

老者說道：「沒有的啊，我們現在沒有這樣叫了。」金銀島接著又解釋埋葬松鼠的儀式。在外祖父的部落裡，他們為山林裡每隻死去的動物舉行儀式。三個人一起幫忙挖洞，埋這隻松鼠。這樣，松鼠的靈魂才會為大地收回去，回到祖山。「如果沒有經過安靈儀式，」金銀島說，「松鼠的鬼魂就會留在原來的地方作亂。」這也是外祖父跟他說過的。

「祖山在那裡？」金銀島第一次聽說儀式時，是這樣問的。小學一年級時，同學家有一隻波斯貓，他也看過寵物店裡安靜坐著的埃及貓，那時還好奇地想著，那兩隻貓的祖山會不會在波斯和埃及？

金銀島解釋時，老者就在旁負責點頭，最後還意味深長的補充道：「動物的魂靈死後，會回到同一個故鄉。」好像是在回答金銀島當年跟外祖父提出的疑問。金銀島默默點頭，會心一笑，卻聽胖虎囁嚅問道：「請問…那個祖山到底在那裡？」

後來就是這樣開始的，兩個禮拜後，金銀島家裡養的，那隻毛茸茸的貓死了。金銀島哭了一天一夜，任胖虎和小飛俠把最寶貴的球員卡讓給他，也止不住金銀島的傷心。這隻貓跟金銀島很親，金銀島寫作業時，貓總是依偎在他腳下的那塊小毛毯上。

金銀島抱著死去的貓來到森林，找到老巫師：「請你為我的貓舉行儀式，讓它的靈魂回到祖山，以後會不會轉世再來做我的貓？」

老巫師望著金銀島哀傷渴求的眼神，久久，也沒有答應，在那一刻，老巫師的眼神又變成一尾蝴蝶，「我們都希望以後還有機會相遇的，」語音和緩如黃昏的輕風，吹過金銀島的耳旁，「也許下一世，你變成一隻貓，你的貓卻是你的主人啊。」柔白的月光提早從天空降臨，也變成了一隻白貓，粼粼的在他們身邊流動，沒多久，金銀島停止了哭泣。他們一起挖了個洞，放下金銀島的貓，老巫師跳起了一段舞，在泥土上疊了兩塊石頭當作標記，跟金銀島說：「好了，你的貓已經回祖山了，你不用再為它傷心了。」金銀島謝過老巫師，回家的腳步轉為輕快，好像，他真的把原本的傷心和不捨，都留在那塊月光下的空地。

他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，老巫師每隔一天，都會從安養院出發，到林子來散步。天氣好的時候，三個人會騎腳踏車，在林子內與老巫師相遇，聽老巫師講部

落的事，金銀島問老巫師認不認識他外祖父，老巫師搖搖頭，也不明說。「山裡是好大的啊，很多人很早就下山離開部落了。」

消息就像自己長了腳，午後，老巫師出現在空地時，學校同學帶著死去的寵物來給他進行儀式，埋進空地，疊上石塊，同學們把對寵物的記憶和想像都留在林子間。空地開始長出奇怪顏色的草，像貓毛那般的斑雜柔軟，傳說到深夜，不知情的鎮民偶而走過空地，聽過從地底傳出離奇的狗吠和貓叫聲，恐懼像蛇一般的冰冷觸感滑過鎮民皮膚，回家後，生了一場大病。

各種謠言像蝴蝶的翅膀，長著腳的風聲，從小學的同學出發，說那個老巫師專門蒐集憂傷、埋葬回憶，擁有各種神奇法術。胖虎就聽同學說，老巫師在某天清早，站在森林北邊的池塘吸氣，腹部鼓脹，遠看就像一隻青蛙。同學小聲地說：「那個老巫師會做法，把池水的靈氣吸光，結果，池裡的魚，連住在旁邊的水鴨都被害死了。」

「哇，好殘忍。」一個女同學掩面驚叫，眼淚就快掉下來了。

「嘿，你不要亂講，」胖虎高聲反駁，你到底有沒有看到？」

同學也不甘示弱：「奇怪，你沒有見過，怎麼知道別人沒有見過？」

胖虎自己沒有見過，但這個故事傳到老師耳裡，老師上課時，鄭重告訴他們：「你們放學回家，最好不要走森林那條路，離那個怪老頭遠一點。」

胖虎親眼見到的是，某個清晨，四處籠罩冷冷的白霧，胖虎見到老巫師站在林子邊的茂密草叢，手勢如起舞，幾隻白斑蝶隨著老巫師的手勢，像大地上跳躍的音符。老巫師的手指到哪個方向，白斑蝶就跟著飛了過去。一時間，胖虎也看呆了，白斑蝶就像是從老巫師手裡多長出來的眼睛。

然而，老者的眼神，透露胖虎的年紀還不能瞭解的孤單。像走遍全世界的水手，守著一副孤單的靈魂。蝴蝶則是老者送往過去海域的思緒。

「你想學怎樣跟蝴蝶說話嗎？」老巫師問胖虎。

胖虎認真的點頭，老巫師卻笑著說：「蝴蝶是不會說話的，最多，只會跟你心意相通。」他慢慢的揮動手勢，讓胖虎看清楚，「看我的手，動作要慢，讓蝴蝶來跟隨你的心意。」

胖虎跟著做，兩隻蝴蝶卻飛得遠遠的，一點也不敢靠近胖虎。老巫師說：「慢慢來啊，你要讓蝴蝶知道，你跟它們是同一國的，你是蝴蝶，蝴蝶是你，你要想著自己也有一雙白色的複翅。」老巫師說到「複翅」時，臉上露出無法捉摸的光芒。「我看見你變成一隻蝴蝶，這個就是我對你的預見。」

胖虎也跟著放慢手勢，他想著做體操時的慢動作分解，也想起他曾看過的一場現代舞表演，有個男舞者也做過同樣的動作。他心神合一，手和腳不由自主的舞動，開始像催眠般，進入老者所說的那個複翅在天空飛翔的世界，「我是一隻白蝴蝶，我是一隻白蝴蝶。」胖虎的心底湧出一個聲音這樣說著，那個聲音逐漸匯成一股暖流，包圍住胖虎的所有，變成了他。

隨後幾天，胖虎沒有再見到老巫師。他遠遠的經過安養院，望著灰色的兩

層樓建築，一度鼓足勇氣想去敲門，探問老巫師的行蹤。他在屋外來回踱步，終於跑過去敲了一下門，但門內毫無動靜，胖虎也不確定他期待的是什麼，一陣風吹過，急忙跑開。

放學後，胖虎、金銀島和小飛俠騎著腳踏車到空地打轉，卻始終沒有見到老巫師的身影。那一刻，胖虎越來越確定心中的一種感覺，那個老巫師的出現，可能真的只是他們一起見到的幻覺，只是夢裡面的角色，老巫師出現時，身上有草藥的氣味，空中，有複翅的蝴蝶飛舞。

胖虎跟其他兩人說了自己的感覺，小飛俠若有所悟點頭：「我也有這種感覺耶，有時候覺得很不真實的，就像現在，到底我們是醒著在林子內，還是在做一場夢？」

金銀島搖搖頭說：「不對啊，隔壁班的那個胖胖的阿雄，不是還把他家的吉娃娃抱來埋在這裡嗎？」他們一起望向空地上疊滿了的石塊堆，每個石堆下都有副動物的骸骨，暮風陣陣不息，三個人被不知哪裡傳來的狗吠聲，嚇得打了個冷顫。

金銀島拿出手帕擦臉，這樣的動作讓他覺得自己畢竟是勇敢的，他下了個自覺合理的推測：「會不會老巫師回去了山中的部落？」

又過了幾日的夜半，有名學生在睡夢中，聽見了貓的哭聲，哭聲隱隱約約發自林子的方向，那隻貓死去時，曾被抱去託老巫師進行儀式，埋在空地。小男孩從夢中驚醒，突然感到傷心欲絕，相信是他的貓在地底叫他，那個聲音這樣喊著：「我很冷啊——」小男孩回憶起這隻貓以前最怕冷了，他連衣服也沒換，一路摸黑跑到林間空地，也沒有分清位置就拼命的挖土，泥土沾滿他全身，隨後一陣冰冷的觸覺沿著小男孩的脊椎上升，直達腦門，他打了一陣哆嗦，摸到一隻黑狗的尾巴，在黑夜裡嚇得大哭。

小男孩的爸爸聽見門開的聲音，一起初以為是小偷上門，卻恰好瞥見自己的兒子穿著睡衣出門，還以為兒子得了夢遊症，趕緊穿上衣服追了出來。小男孩已不見蹤影，但腳步明顯的是往林間的方向。爸爸跟在後面，跟著穿過森林來到空地，見到兒子一身泥土大哭的景象，以為兒子是中了邪，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爸爸嚴厲問道。這一陣吼嚇到了小男孩，兒子看見爸爸，哭得更是大聲，「你手上抓著的是什麼？」在星光下只看到一隻狗的輪廓，接著，爸爸也加入了大叫的陣容。

這件事就這樣傳開來，驚動小學老師和家長齊集在這塊空地，連縣裡的督學也都來了。他們聽了兒子女兒說的故事，請來工人幫忙挖掘，所有的石塊都被搬開，泥土揚起，小小空地埋了十幾隻寵物的屍體。這本來就是一座圍繞悲傷的墳場，有名激動的媽媽當場甩了女兒一巴掌：「我早就叫妳不要養貓，妳看看，現在搞這麼邪門的東西？」

每名父母都發了一頓脾氣，然後把自己的孩子帶回去，禁止他們再靠近森林。大人們都說：「那個老人是山裡來的惡魔，他會下蠱，使妖術，目的就是要將小孩拐走，帶回山裡當小奴隸賣掉。」有個媽媽跟記者說，看見那個老人，還

有很多老人躲在林子裡煮了一鍋貓肉在吃，說的，好像是她親眼見到的一樣。

事件迅速蒸發，陽光下霧氣像白日迅速隱退的夢，像蝴蝶的幻影。只有胖虎心底相信著老巫師的法術，他仍在黃昏時在草叢間揮舞手勢，靜靜的聽著遠方來到的訊息，等待蝴蝶的靠近。

老巫師從此失去了蹤影，金銀島聽到的消息是，幾個家長和老師到安養院興師問罪，當面責怪老巫師的行徑，嚇壞了他們的小孩。金銀島沒有聽說更多的消息，那年夏天，他趁住到外祖父的部落四處打聽，部落裡的長老都沒有聽說過老巫師，有個長老跟金銀島說：「你講的這個人，不會是我們部落的，我們部落的老人老了都會從外面回到山裡，要死在山裡的啦。」長老說，「山裡，是很大的，你想像不到的大。」這句話，金銀島頗覺得熟悉。

金銀島回答：「對，回到山裡來，就跟象老了一樣。」

他們升到小六下學期，安養院突然關閉，住在院裡的老人全部不知搬到那裡去了。胖虎他們那時功課忙，也是過了一陣子才得知的消息。他們已很久沒有一起騎著腳踏車回家，那天黃昏，說要去補習的三個人，卻不約而同出現在那棟白色建築物外，繞了兩圈。小飛俠提議：「我們騎過去，看看有沒有留下什麼，好不好？」

胖虎說：「好，我附議。」但腳踏車一蹬，就杵在原地，那年，金銀島和小飛俠曾經打賭，誰有勇氣敢進安養院，後來兩人一陣煙跑過去，在門口的柱子上寫了「到此一遊」，那四個字早已模糊一團，很有人去樓空的感覺。小飛俠也停住腳踏車，這次卻不打賭了，只跟胖虎說：「好，你先請，我跟你後面。」

胖虎說：「我在等金銀島。」金銀島正要說話，從建築物裡傳來一聲巨響，像是森林的蟲同時鳴叫，三個人都嚇了一跳，小飛俠說：「我們回家去，好嗎？」也不待兩人回話，騎上車就往反方向騎去。

三年後，胖虎考上高中，離開家鄉，彷彿在都市裡與老巫師的身影驚鴻一瞥，但他一點也不能確定，往事只剩下依稀的痕跡，這群孩子離開森林後，後來的人已忘記了空地的故事，陽光準時降臨，砌成一面光線的牆，根葉茂密的城堡。老巫師的身影，眼睛依然哀傷穿越歲月望向長大後的胖虎，胖虎一點也不敢確定，是不是有過那樣的凝視時刻，那是青春結束前徒然無功的追憶。但願時光重新來過的心情，胖虎的青春從此結束。

其他兩人的生命和胖虎沿著相同的路線，他們也在城市念大學，當兵，找工作。胖虎搭上早晨八點過一刻的公車，在道路的轉角，公車停在紅燈前，燈號變換，從安全島的花叢飛來一隻白斑蝶，貼近透明的車窗，和胖虎照著面就不再離開，等待胖虎指揮的手勢。隔著車窗，胖虎舉起右手，做了個漂亮的迴旋，沉默的交響曲在他心中響起，但公車啟動，逐漸加快速度，往下一個路口駛去，車輛如瘟疫般湧上，那隻白斑蝶再也無法趕上來。

胖虎已許久未再想起那座森林、空地和老巫師，記得在某一年電視報導，隨著少子化和人口遷移，昔日的小學招不到學生，決定廢校。那片林地和小學已由建商標地，即將改建成大商場。胖虎知道，會來的還是會來，他記憶裡的學校，

如果還會留下一點的什麼，也已將拆除。

臉書上闖進一個名字，寫著：「胖虎，看到新聞了嗎？」在現實的世界裡，已沒有人再叫他這個綽號，那個綽號，曾經是他進入一個有如幻覺的奇幻世界的通行證，就如也不再有人稱網路上的那個名字為「金銀島」了。

胖虎回道：「拜託，我現在人稱百萬經理，別再叫我胖虎了。」

金銀島也不管他，就如他們仍在那個奇幻的世界，仍在黃昏騎上腳踏車迎著風要去找一名老巫師，寫道：「所以，你到底有沒有接到消息？」

「你說的是，你終於找到了藏寶圖，要乘船去探險了嗎？」

遲疑了一下，又傳進來訊息：「關於那件事，還在努力中，我說的是，你還記得隔壁班那個胖胖的阿雄，他現在一點也不胖，還開了一家大建築公司，阿雄的公司把林子的地買下，聽說，他們發現了老巫師。」

現在遲疑的變成了胖虎，他不知如何回應眼前的訊息，難道，關於老巫師，不能夠繼續停留為幻覺嗎？那天，他們從安養院跑開時，從此就再沒有提起過那件事，胖虎有時會想，那聲巨響，會不會就是老巫師所使的最後一道法術？事實上，因為沒有人幫老巫師進行儀式，所以他的靈魂仍徘徊在原處，還在等著他們的回去？

金銀島繼續寫道：「你還有跟同學聯絡嗎？要不要再回去見那裡最後一眼？」

「你有嗎？」

回應寫道：「我大概可以找到小飛俠，我很久沒有跟他聯絡了，卻在台北東區的百貨公司遇到他，第一眼，我差點認不出他。」

胖虎浮想起金銀島十二歲時，毅然走向老巫師的模樣，就是這個小男孩，開啓了他通向一個奇幻世界的大門，卻寫道：「他有變很多嗎？」

「真的變很多，那次見到他，差點要叫他虎克船長。」

飛，胖虎心裡想著，他們大概都飛不起來了。歲月 and 森林，流瀉鬼魅般的月光，藍影般的魅惑，分不清曾經在他的人生發生過，或者，一切只是一名巫師在念過咒語後的幻覺？

他想起小學放學時，有一天，只有他和小飛俠一起騎腳踏車，他們比賽踩踏踏板，齒輪快速迴旋，嘎啦作響，迎向風的速度裡，路很快就被他們拋到後面。胖虎騎上一段上坡路時，還覺得有點吃力，稍稍緩下速度，青草地後就是那片他們曾經熟悉的林子了，胖虎正想回頭看一眼被他拋在後面的小飛俠，卻感覺風一樣地從他身旁刷過，胖虎只來得及喊一聲：「小心，下坡了。」

胖虎的眼睛閃過小飛俠的影子，才聽見小飛俠興奮的高喊，「飛啊，飛啊，飛起來了。」腳踏車順著下坡段一路滑下去，在那一刻，卻僅僅只有那一刻，腳踏車變成了小飛俠的翅膀。

胖虎收拾起往事，簡單的回傳了一句：「應該是大家都變很多了吧。」他們聯絡上小飛俠，昔日同學約定，回到小學見面。小學校舍已經荒廢，操場長出及膝的雜草，倒塌的圍牆邊停著兩部怪手，發出猙獰的金屬光芒，隨著將一路剷除他們對這個地方的所有回憶。

將來，還會剩下什麼？胖虎心想，將來，他再也不會有機會，和自己的小孩騎腳踏車，進入那座魅惑的森林了。走出學校，路途卻比記憶的還短，原來的幾片空地，不知何時蓋上積木般的樓房，原來有牆阻隔的地方變成道路，房舍內傳出主婦的聲響，眼神窺伺著他們這幾個陌生人的行蹤。從往日吹來的一陣寒風，彷彿某種招喚，讓胖虎湧起一陣感傷，他想起那塊埋葬寵物的空地，一再在他的夢裡，發出幽微的藍光，各種動物形狀的靈魂從地底升起，沉默的看著他，他還夢見過一隻蟒蛇吐信，轉眼張口向他靠近，那隻蛇來得非常迅速，像能在風中滑翔。

金銀島走在前頭，忍不住說道：「什麼時候，全都變了？」

胖虎問道：「你多久沒回來了？」

金銀島讀大學那年，全家都搬上台北，把祖先牌位也請走了，漸漸的，昔日的家鄉只是一抹記憶，「我十多年沒回來了，你們呢？」

胖虎和小飛俠不約而同回答：「差不多啦。」

所以，昔日的種種，真的只是一道幻覺了。他們站在應該就是林間空地的位置，改建成一間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，那個店員正懶洋洋的守在櫃檯邊，胖虎心想，如果這名店員知道空地的故事，肯定不會這麼鎮定。金銀島也環繞著相同的思緒，他還想起外祖父帶他打獵的日子，把一隻野兔扛在肩膀上，在他前頭的山路走著。三個同學各自點了一杯咖啡，店員轉身沖咖啡，小飛俠問道：「你晚上值夜班，有沒有聽過狗或貓的叫聲這類的？」店員說：「沒有，我沒有值夜班，不過，流浪狗跑不進來的。」

「來晚了，抱歉。」一個禿頭的中年形象從外頭進來，打斷了他們的談話，第一眼就衝著胖虎握手：「你是胖虎？哎喲，怎麼都沒有變，保養有術。」眼睛隨即瞄向後頭的小飛俠，卻疑惑問道：「你是那位？」

小飛俠看著阿雄的禿頭，也不回話，反問：「阿雄，你的頭髮什麼時候掉的？」

阿雄摸著自己的頭，說：「沒有啦，我一度想去當和尚，剃了頭，又覺得世間很值得留戀，所以啦…」

其他三人異口同聲：「真的假的，你這個最喜歡欺負女生的阿雄想當和尚？」

阿雄說：「當然是假的，你們別亂說，來來，跟著我來。」

他們於是跟著阿雄走出超商，在超商的水泥地和馬路間，植栽著一棵印度紫檀樹，在葉影摩娑之下，一撮泥土之上，奉著三個堆疊的石塊，最上頭的那個石塊還畫上一圈紅漆，就在此處，胖虎又感受著從往日吹來的風。

阿雄說：「這樣擺對不對，我看過老巫師是這樣埋我的那隻吉娃娃的。」

金銀島問道：「所以這下面…下面是…」

阿雄正色說道：「其實，那件事情後，我一直沒有忘記老巫師，我也不管老師怎麼罵他，我就是相信他，我也相信我的吉娃娃真的回到了祖山。」

金銀島說：「我們也都相信，所以才會來。」

阿雄點點頭，繼續說道：「後來我買下小學和林地的產權，也去安養院找資料，過程很複雜的，花了我不少錢。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，老巫師被他的孫子接

回部落去，過三年就過世了，但是…」話越說越小聲，對著專神凝聽的三人，像在吐露一個從往日幽靈得知的秘密：「老巫師的最後遺願是，把他的骨灰葬在這塊空地，葬下時舉行安靈的儀式。我還知道，葬骨灰的石頭上有一個紅圈當標記。」

胖虎看著那圈紅漆，卻聽阿雄的話語在耳邊響起：「怪的是，我們的工人在整地時，發生了很多怪事，我就不再一一說明了。後來，我們為此聯絡老巫師的孫子，孫子才告訴我們老巫師有一個最後的願望，他們在部落說，那個叫做預見。」

胖虎看看小飛俠，小飛俠看看金銀島，眼神交會疑惑，胖虎彷彿記得自己曾聽過這兩個字，卻一點也不敢確定，直到此刻，他還是覺得這一切都是幻覺。

阿雄說道：「老巫師說的預見就是，要有三個人前來祭拜他，他才願意回到祖山，我想來想去，應該就是你們三位了。」阿雄就說到這裡，取出一把香，順著風點燃，分給他們三人，「我是不知道部落是不是可以用香拜拜啦，但我想我們是不是心意到了就好。」

他們一起舉香祝拜，將點燃的香插在石塊前，小飛俠問金銀島：「嘿，你外祖父不是有教你舉行儀式的咒語嗎？」金銀島黯然搖頭，卻說：「其實，老巫師有教我如何飛翔。」所有人都看著他，金銀島說：「有一天，我一個人騎腳踏車遇見老巫師，老巫師就站在草叢邊，身旁跟著一群白色的蝴蝶，老巫師教我一個咒語，說只要想著自己就是蝴蝶，就能擁有蝴蝶飛舞的能力。」

小飛俠嚇了一跳，「我也知道那個咒語。」他閉起眼睛，開始念起咒語，金銀島也同樣閉眼加入，兩個人的聲音像二部合唱，在合聲和走調間繼續著對老巫師的追憶，那也是對逝去青春的追悼，他們青春的亡靈同時回到了祖山。金銀島和小飛俠同時張開手，慢慢的舞動起臂膀，舞動在空中，他們飛起來了。

在地面上，胖虎不自覺揮動起手勢，閉眼，睜開眼，他又回到了遇見老巫師的黃昏，老巫師站在他面前，臉上的皺紋和圖騰一伸手就能摸到。黃昏的風節節升高，森林內所有蟲聲發出轟然巨響，驚動空地下的亡靈，老巫師說：「你看見了嗎？我看見了。」

胖虎問道：「看見了什麼？」

老巫師笑一笑，皺紋加深如樹木的年輪：「飛起來看見的樹林，有沒有不一樣，我看見了。」

胖虎努力想著自己的背上長出薄薄的複翅，一雙蝶翼同時振動，他從草叢出發，森林在他的腳下，剛亮起的燈也在他的腳下，風追趕不上翅膀的速度。

在那一刻，地面上的這三個人都看見了老巫師哀傷的眼神，穿越歲月的盡頭，守護著一片已不存在的森林。往事如煙，如石堆前即將燒盡的香火，裊裊飄飛。

